

# 进退舍得

冷成金◎著

有一种境界叫

# 苏东坡

以退为进 因舍而得

贰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014034079

1247.53  
854  
V2

进退舍得 **贰**

有一种境界叫

**苏东坡**



冷成金◎著

(本书由冷成金根据同名电视剧本改编。剧本原作者：冷成金、高东峰、冷鑫)

I 247.53  
854  
V2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北航

C17223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. 2/冷成金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4. 3

ISBN 978-7-5502-2594-7

I. ①有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7179号

## 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. 2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版式设计: 李 萌

责任校对: 李 珊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66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594-7

定价: 36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

北航

C1722307

88876681 010-88876682

## 【目录】

- 二十六 治国三策 · 001
- 二十七 谏买浙灯 · 014
- 二十八 君子无党 · 025
- 二十九 一道试题 · 037
- 三十 青苗之狱 · 050
- 三十一 除恶 · 063
- 三十二 杭州三美 · 073
- 三十三 佛印和尚 · 081
- 三十四 宰相 · 090
- 三十五 密州救灾 · 103
- 三十六 十年生死 · 116
- 三十七 复相 · 124

三十八 明月几时有 · 134

三十九 徐州抗洪 · 142

四十 劝农 · 151

四十一 乌台诗案 · 164

四十二 诗谏 · 175

四十三 赤子 · 187

四十四 范镇打殿 · 200

四十五 初到黄州 · 212

四十六 秧马 · 224

四十七 东坡居士 · 234

四十八 小舟从此逝 · 247

四十九 救儿会 · 262

五十 本色 · 272

## 【目录】



## 二十六 治国三策

黄昏，小莲和巢谷走进院落。小莲背着竹筐，里面盛满草药，身上挂着碎草叶，显然是从乡间采摘归来。巢谷也背着一大捆草药，看起来很高兴。采莲迎上来帮小莲卸竹筐，并劝小莲身子不舒服，就不要外出劳作了。小莲微笑着擦汗，说：“我身子好多了，去乡间走一走，神清气爽，又觉恢复了几分。夫人气色不好，我惦记着采点草药，为她调气补血。”说着问起王闰之，得知苏轼和王闰之又吵架，王闰之一直在屋子里发脾气，也不做饭，而采莲要照看迨儿。小莲便捋起衣袖，走向厨房。

小莲走进厨房，惊讶地看到苏轼扎好衣袍，正忙着切肉洗菜。巢谷跟在她身后，在门边远远地看着。

看到小莲，苏轼勉强一笑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小莲，你回来了。今日由我主理厨下，以我这书写锦绣文章之手，将生米煮成熟饭，定然是满室生香，其味无穷。小莲，你且歇着去，今日我要让你们大饱口福。”

小莲在一旁无奈地看着苏轼，说：“先生，夫人见你终日郁郁不欢，才想劝解你，你却嫌她话多，她怎能不生气呢？”苏轼好像没有听见：“小莲，锦绣文章这就下锅了。”说着，把菜倒入锅中，“扑哧”一声响，烟雾腾腾，苏轼掌勺炒菜。

这时，苏辙和史云走了进来。苏轼看到他二人吃惊的样子，说：“子由，你二人来得正好，来尝尝我的手艺。”不想苏辙却郑重地说：“哥哥，我是来向



你辞行的。”原来，由于苏辙反对《青苗法》等新法，被吕惠卿、曾布等人排挤出条例司，改任京外闲职。

苏轼一愣，王闰之在里屋听见这话也是一惊。小莲、史云、王闰之接过苏轼手中的炊具，继续做饭。

苏轼和苏辙走出屋外。晚风阵阵，兄弟二人漫步而谈。

苏辙说：“哥哥近来肝火甚旺，嫂嫂有委屈自然也是常理，还望哥哥爱惜身体。”苏轼：“咳，不说这个了。子由，你离开条例司，我看也好。”苏辙感叹说：“新法已经实施，我留在条例司已无意思。再说，条例司已成小人竞进之所，如再不离开，怕真是近墨者黑了！”苏轼说：“子由之言甚是。”

朝廷已准苏辙改任陈州教授，苏轼嘱咐他利用这个机会多读一些书。苏辙回答说：“是。只是我走后，哥哥太孤单了，还须小心保重……”

苏轼感叹说：“唉，子由，如今时势，谁能保重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！只管我行我是，何管贵贱生死啊！”苏辙深情地说：“哥哥，父亲和母亲都走了，我只有哥哥一个亲人了。如今我们又要分开，哥哥遇事一定想开些。”

兄弟俩深情而伤感地对望着。头顶上明月高悬……

第二天，苏轼一直送行到汴京郊外。兄弟二人忆及当初苏轼带着王弗、采莲赴任凤翔，苏辙相送的情景，唏嘘不已。苏辙再三让苏轼不要再送，兄弟二人洒泪而别。苏轼望着弟弟的马车直到完全看不见了，才落寞地转身回城……

《青苗法》推行后，王安石向神宗推荐李定，神宗便欲授予李定官职。但是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三人对他的任命拒不草诏，认为李定母死却不守丧，实是大不孝之人，不能担任官职。神宗便将王安石、李定传进迓英殿。见神宗询问，李定忙跪伏在地，哭泣着说：“……臣非禽兽，焉能有此不孝之举，实在不知吾母为谁。微臣从记事之日起就在伯父家长大。伯父曾告诉微臣，母亲生下微臣就离开人世了。”

王安石也起身施礼，说：“陛下，李定是微臣的入室弟子，微臣可以担保，李定确无此不孝之事。”

神宗见有王安石的担保，登时大悦，便命张茂则去传王珪，并对宋敏求、苏

颂、李大临三人十分不满。王安石又指出，宋、苏、李三人抗命不遵，并非只为李定任用之事，而是反对变法。神宗听后，更加生气。这时，王珪趋步而进，神宗便命他拟写两道圣旨：一是擢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；二是外贬苏颂、李大临、宋敏求为知州。

李定至此已是泣不成声，他伏地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谢陛下圣恩。陛下，天下者乃陛下之天下，取舍由君，当臣子的只有唯命是从之理，焉有抗旨不遵之说。不过，因微臣区区一人，而罪加三位学士之身，微臣心有不安。微臣纵有万死，难报吾主知遇之恩，必当肝脑涂地，为陛下尽忠。”

神宗点点头，说：“难得你有如此忠心。变法大业，举步维艰，望卿家为朕分忧。”李定以衣袖拭泪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陛下，纵是赴汤蹈火，微臣也在所不辞！”神宗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当晚，吕惠卿、李定、曾布三人到王安石府上商量变法事宜。

突然，管家王全进来禀报苏轼求见。王安石正在疑惑苏轼为何事而来，吕惠卿在一旁劝他不要见苏轼。王安石却一摆手，认为吕惠卿并不如他了解苏轼。此时的苏轼虽然也反对变法，与他政见相异，但在王安石心中，苏轼是君子，所以仍是他的朋友。王安石还是不愿意失掉苏轼这个朋友，便决定会见苏轼。

但吕惠卿仍不死心，指出如今反对变法的大臣过去大多是王安石的朋友，而且苏轼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弦易辙，找上门来支持变法大业。所以，见苏轼则是听他那蛊惑之辞、无理之辩；而不见苏轼则是耳根清净、心如磐石，一心致力于变法大业。听了吕惠卿的话，王安石沉吟半晌，便让管家以他已经睡下为由回绝苏轼。

寒风凌厉，苏轼知道王安石不肯见自己，神色木然地走在汴京空荡的街道上，心中冰冷。

他明白王安石还不至于如此决绝，但王安石不擅用人，如今身边群小麇集，已经被吕惠卿、曾布、邓绾这些小人所蒙蔽了，连李定这种人也当个人才放在身边。变法的核心人物亲佞远贤，变法前途着实可忧。面对如此景况，苏轼忧心如焚，一刻不得安坐。





翌日清晨，苏轼决定不再劝谏王安石，而是直接劝谏神宗皇帝。他来到范镇府上，正好司马光在向范镇痛骂吕惠卿，说吕惠卿在朝堂上对《青苗法》所致的民间祸乱只字不提，偏提那万中之一有成效者，妄图偷梁换柱，混淆视听，以塞面圣言路，实是小人行径，实是欺君之罪！

苏轼向二位说明不想再劝谏王安石直接劝谏神宗皇帝的想法。司马光摇头，说：“你不能面圣，圣上也不会见你。”苏轼急切地说：“晚辈心中如坠千斤，更如有鲠在喉，必欲吐之而后快。若能亲口说与圣上，晚辈不信圣上会不为所动。”

范镇起身徘徊思索，说：“圣上以为我等老臣对变法怀有成见，对我等早已言不听计不从。子瞻，你是新人，圣上对你没有成见，也许反倒能听进去。子瞻，就这样办，老夫明日上朝，就向圣上举荐你！”

司马光仍是正襟危坐，心中并不太相信苏轼能够劝动神宗皇帝。但他知道苏轼之才，也愿意让他一试，便决定明日与范镇一同举荐。

苏轼听后大喜，感谢范镇、司马光两位。

翌晨，皇宫候朝房内，大臣们叽叽喳喳议论不止。

四十多岁的范纯仁嚷道：“诸位，有些人蒙蔽圣听，以致圣上为了一个忤逆不孝的李定，竟然把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三位翰林学士贬了，简直闻所未闻！”

众臣也纷纷表示不满，这个说：“真是小人当道，暗无天日！”那个说：“我大宋历来以孝治天下，岂能容这不孝之人玷污了朝堂圣地！”一时群情激昂、义愤填膺……

忽然，吕惠卿来到房内，大声说：“这分明是诬陷，宋敏求等人罪有应得！”邓绾也忙帮腔，说：“你们连圣上的话都不听，听谁的？”

司马光一听二人又是拿皇帝压人，一副唯圣上之命是从的嘴脸，反驳说：“圣上的话对的听，不对的也听吗？那还要谏官干什么？！”

吕惠卿被司马光、范纯仁批驳得无话可说，却认为他二人如此说话无法无天，与造反无异，大声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”



这时，范镇怒目圆睁，来到吕惠卿近前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要造反？”

范镇怒目金刚的气势吓得吕惠卿边退边嗫嚅着说：“范公，你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！”

范镇嚷道：“我血口喷人？你说要造反嘛！”众大臣纷纷附和，暗自发笑。吕惠卿尴尬不已。

突然，内侍高喊“时辰到——上朝——”王珪急忙做和事佬，说：“大家不要争了，该上朝了。”吕惠卿趁机退去。众大臣走出候朝房，列队向崇政殿走去……

冬日阳光下，苏轼冷得直呵手，在崇政殿宫墙下徘徊等候……

文武百官在崇政殿内站定后，神宗登上龙台，众臣举笏板高呼：“陛下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神宗说：“众位卿家，有事则奏，无事退朝。”

范镇看看司马光，司马光点头示意。不料，范纯仁却抢先出班，询问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因封还诏谕被贬一事，并指出：根据祖训，诏谕下给翰林院后，作为知制诰，有权封还，不为抗旨。神宗一时无语。

吕惠卿忙出班护驾，说：“陛下，范纯仁曲解祖训。所谓翰林院封还诏谕，拒不拟旨，本不违祖训。但陛下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下诏谕，翰林院依然我行我素，就是抗旨不遵！”

司马光忍无可忍，出班奏道：“自从祖宗以来，孤远小官，改任京官已是恩优。陛下，李定连个进士都不是，也无政绩，只是个寻常小县的县尉，却提拔成监察御史里行，皆因其善于攀附迎合。况其母谢世，不守丁忧之制，已是大逆不道。此等小人还得以重用，让君子心寒，让百官难堪！”

此时，范镇已是怒气冲天，出班直接质问神宗：“陛下，若是非不分，认为一味迎合变法则为贤；不分好歹，人为一味排除异己则为能，那还要谏官台官作甚？还要上朝听百官言论作何？”

神宗极力压制心头怒火，问宰相曾公亮的意见。没想到曾公亮却施礼回答说：“陛下，老臣年迈昏庸，若再久处相位，必误陛下大业。恳乞陛下恩准老臣，辞去相职。”



朝廷官员立即大哗，神宗也为之一惊，迟疑不决。曾公亮伏地接着说：“陛下，老臣多病缠身，已不能处理政务。与其素食其位，被人弹劾，不如全节以退。恳请陛下体谅老臣风烛残年之苦，即是对老臣皇恩浩荡了。”

神宗无奈地命曾公亮平身，接着召唤王安石、韩维二人出班。神宗说：“朕拜二位为左右相。”王安石回答说：“谢陛下重用之恩。陛下，臣自随陛下变法以来，积怨甚多，恐难胜任。”

韩维也说：“陛下，臣为东宫旧人，陛下重用微臣，恐遭天下异议，亦给陛下带来不利影响，乞望陛下收回成命。”

神宗并不接受，表示其意已决，不能收回。王安石、韩维便叩谢神宗。

范镇、司马光一脸愠怒，王珪则一脸平静。

范镇气冲冲地走过崇政殿宫墙，宫墙下的苏轼正要上前问他如何，范镇连脚步都不曾停下来，边走边说：“气杀老夫，气杀老夫也。子瞻，皇上竟准了曾公亮辞去相位，拜王安石为左相。这个官我不做了，你找别人举荐吧！”

随后，司马光喊着“气杀老夫，气杀老夫也！”气冲冲地走过宫墙，他看一眼苏轼，叹息离去。

这段时间，苏轼精神不振，郁郁寡欢。这一日，苏轼、王闰之、小莲、巢谷、采莲等正在吃饭。王闰之见苏轼茶饭不香，不动碗筷，凝神沉思，便起身给苏轼倒了一杯酒，置于苏轼面前。苏轼举起酒杯，又摇摇头，并未喝下。

王闰之出言询问，苏轼摇头感叹，说：“面君之难，难于上青天啊！”

巢谷放下碗筷，豪爽地说：“子瞻，这又有何难？我带你去面君，走到崇政殿外，谁敢拦咱俩，我就打他个万紫千红，咱俩直接去见皇上。”

苏轼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巢谷，你这样倒简单。”说完，目光无意中转向小莲，小莲急忙低头夹菜吃饭。

这时，画学博士米芾衣冠不整地来到苏家。苏轼请他到书房说话，米芾说神宗皇帝派苏轼、驸马王洙和他一起去禹州监制钧瓷，苏轼不禁愕然。

原来，自《均输法》施行以来，钧瓷也是由官家统一购买，各种品级的瓷器都是同一个价，故而窑户不再用心烧制好瓷。今年上贡的钧瓷也大不

如前，神宗见后大为光火，传监制官米芾责问。米芾说明情由，神宗也一时无法。但太后大寿在即，只好派米芾去禹州官窑为他特制几件，并言明须是极品，以为太后祝寿之用。米芾领命，同时请求派驸马王诜以及苏轼监制，因为苏轼颇懂钧瓷，定能助其一臂之力。神宗点头答应。

米芾此举大有深意，一是让苏轼离开京师，出外散心，钧瓷之美或可令他抛却心中烦恼；二是苏轼一直想要面君，却苦无机会，这次去禹州监制钧瓷，说不定会有转机。

苏轼起初苦笑，摇头称没有领略美妙钧瓷的风雅心情。待听到面君一事，苏轼一愣，终于会意，笑着说：“噢……元章啊元章，人都说你是米癫子，原来你看似疯疯癫癫，心中比谁都明白！”

钧瓷始创于唐代，兴盛于北宋，其名源于“钧台”。钧台位于今河南省禹州市北门里。据文献记载：夏启曾在今城南的钧台坡宣誓即位，故有“夏启有钧台之享”的传说，历代观瞻者络绎不绝。唐代，禹州城北门里建禹王庙，庙前立山门台基，命名“钧台”。此后附近相继设窑烧造瓷器，因地名“钧台窑”，或谓其产品曰“钧瓷”。北宋以来，禹州渐成钧瓷的中心，是当时的五大名窑之一，与汝、官、哥、定窑并驾齐驱。

在宋代五大名窑中，钧瓷以“釉具五色，艳丽绝伦”而独树一帜。钧瓷烧出窑变铜红釉，并衍生出茄皮紫、玫瑰紫、鸡血红、海棠红、丁香紫、朱砂红等多种窑变色彩，宛如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，五彩渗化，斑斓绮丽。釉中的流纹更是形如流云，变幻莫测，意境无穷。这就是钧瓷的名贵之处——独特的窑变釉色。其釉色皆天然生成，非人工描绘，而且每一件钧瓷的窑变釉色都是绝无仅有，此即“钧瓷无双”之谓。它的釉变色五彩缤纷，在人的艺术想象力下，构成一幅富有意蕴的图画。古人以“出窑一幅元人画，落叶寒林返暮鸦”，“峡谷飞瀑菟丝缕，窑变奇景天外天”等来形容钧瓷窑变之妙，民间有“黄金有价钧无价”，“纵有家财万贯，不如钧瓷一片”的说法。

苏轼、米芾昼夜兼程，这一天终于赶到禹州。二人问明方向，来到禹州钧官窑厂。窑工们疲惫不堪、精神委顿。他们打开窑门，从里面掏出一件件



瓷器，但均是色泽晦暗，毫无生气。众人哀叹一声，纷纷沮丧不堪。众窑工身后的一名官员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只要不破，就都装上车吧。”

苏轼和米芾见此情景，摇头叹息。米芾感叹说：“鱼目混珠，不，如今只有鱼目了！”苏轼也叹息一声，说：“再好的名声，也禁不住这么败坏啊！元章，你领了圣旨，但这钧窑可不是好烧的！”米芾道：“所以须劳子瞻救驾。你也知道，我只会造造器形，要说监造，我可没那个本事。”

这时，那官员走过来，躬身施礼说：“哎呀，苏大人、米博士驾到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恕罪，恕罪。”这官员名叫房帷，是这里的窑官。

苏轼说：“罪倒不用恕了。可是这次若烧不好钧瓷，你我可都是要吃罪的。”房帷忙回答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米芾接着说：“房帷，圣上钦定的期限已越来越近了，这烧制可不能再耽误了。”房帷又回答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但凭大人吩咐。”

苏轼见他只是唯唯，便问禹州烧瓷手艺最好的师傅房帷极力推荐王古斋师傅，说他的手艺最好，在禹州可谓无人不晓。米芾立刻反驳他，说：“呸，你还说王师傅的手艺好，上几窑就是那王古斋烧的，害我这几个月的的心血全白费了，一件也不成。”

房帷忙解释说：“哎呀，米博士，这钧瓷全凭天然窑变，非人力可为。烧得成与不成，都靠运气。”窑变虽实属天然，但经验老到的窑工也可通过材料搭配、炉温控制等手段促成窑变。米芾反问房帷：“都靠运气？那还要你这窑官做什么？待我去奏明圣上，免了你这无用的闲职。”房帷一时无语，便向苏轼求救，苏轼不语，低头沉思。房帷眼珠一转，忙笑着说：“二位大人鞍马劳顿，下官已备下酒席，为二位接风洗尘，请一定赏光。”苏轼却冷冷地说：“等烧出好瓷，再喝酒不迟。”房帷讪讪地笑着立在当地，恭送米芾、苏轼二人离去。

日暮时分，苏轼让米芾先去馆驿安排，自己一个人走到禹州民窑窑场。在正在干活的工人们中，苏轼看到一位老者正在制坯，走上前去，递给他一壶水。两人攀谈起来，苏轼从老窑工的口中得知，烧瓷并不挣钱，还不够官府抽税的，但现在冬末无农事可做，烧瓷可以挣口饭吃。接着便谈起钧瓷的价

值和烧制方法。在当时，民窑不得烧制钧瓷，烧出好钧瓷，三分釉料，五分火候，剩下的二分就是运气了。窑变的颜色也因釉料、烧制的温度、时间等不同，千变万化，正所谓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。钧瓷的色彩以红紫为最好，话说“钧瓷不带红，一辈子都受穷”。

老窑工见苏轼不但对钧瓷颇为了解，而且诚恳、谦逊，自然知无不言。两人相谈甚欢。苏轼问起禹州烧瓷手艺最好的师傅，老窑工不加思索地说出孔效仁师傅的名字，他是祖传的手艺，本来主持官窑，但自从姓房的窑官来了，就辞退了孔师傅，官窑的主事换成了王古斋师傅，王师傅手艺不行，瓷器十有八九烧不好。苏轼得知这一消息，十分感激老人家，再谈片刻与他辞别，回到馆驿。

第二天清晨，苏轼、米芾一起来到孔效仁师傅家拜访。一个年轻人打开门，他是孔效仁的儿子，忙将苏、米二人请进去。听到苏轼、米芾两位大人来访，正在制坯的孔师傅两手是泥，摸索着走出来。孔师傅常年烧窑，有时为了查看窑变，不等窑凉就下去，所以把眼睛伤了，现在已经失明。孔氏父子将苏轼、米芾请进屋里。苏轼、米芾进屋一看，屋里到处摆着瓷器坯胎。苏轼道明来意：“老人家，当今圣上专爱禹州钧瓷，命我二人来此监制烧窑。这器形呢，由米博士定。这烧制，还得请您老出马啊！”

孔师傅仰着头，听苏轼说话，眨巴着空洞无光的眼睛，用力地点头。

在苏轼、米芾、孔效仁三人的指导下，窑工们选土、练泥、定型、干燥、上釉，最后将毛坯放入窑炉，进行烧制。窑炉旁窑工们不断向炉膛内填着柴，孔师傅用手抚摸着炉壁，并用脸贴近炉膛，试着炉温。听到他加火的命令，几个彪形大汉赤裸着上身，用力拉着风箱，炉膛内火光熊熊。孔师傅又用手摸了摸炉壁，高呼：“退火！”彪形大汉立即停下风箱，迅速抬起一块长条青石板向炉膛内伸去……苏轼看着这一切，激动地上前拉住孔师傅的手翻看着，说：“孔师傅辛苦了！”孔师傅急忙抽回手，说：“苏大人，不碍事。老汉我双眼不中用了，只有靠这双手了。”

经过几天的烧制，这一天黄昏，终于到了开窑的时刻。残阳如血，窑口前燃烧着一堆熊熊大火，火堆前摆放着丰厚的鱼肉瓜果祭品，祭师挥着剑暗



自诵念。一汪鸡血飞溅，披着红绸的壮汉不断地跳过火堆。祭窑神的人群穿着大红衣衫，牛羊都披挂着红绸，红色的鞭炮挂满四周，铺天盖地的红色，布满了整个窑场。人们跪在地上，向着苍天喃喃祷告。孔师傅跳跃祈祷着：“宇宙洪荒，天地玄黄；泥为土之子，火是日之光；土德和火德，百瓷钧为王。土德和火德，百瓷钧为王……”

米芾、苏轼和窑官站在窑口一边，禁军把守着窑口四周，威严威武。窑工们举起双手对着苍天，站成一排围住窑口。双目几欲失明的孔师傅站在最里面，手捧一碗鸡血，静候在窑口。

苏轼高声命令：“开窑！”孔师傅将一碗鸡血泼在窑中，鸡血刺啦作响，冒着蒸汽，霎时窑口一阵水汽蒸腾。孔师傅站在水汽中，熟练地打开窑门，将一件件钧瓷掏了出来。巧夺天工、摄人心魄的一套四件精美钧瓷折扇屏风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孔师傅抚摸着屏风瓷器，无比激动地大声喊道：“好瓷，好瓷！”接着，他掏出其他瓷器，每一件都是色彩神奇，美丽异常，孔师傅不住地感叹。听到终于烧出了窑变，众人纷纷激动地喝彩：“好瓷，好瓷！”顿时锣鼓齐鸣，鞭炮四响，人群欢呼，红色涌动。米芾和苏轼急忙上前察看，米芾看到窑变的瓷器光彩照人，釉色温润，不住地感叹烧出了宝物。苏轼指着那屏状瓷器上窑变出的图画，说：“太美了，真所谓钧不成双，窑变无对。元章你看，这里如水墨山水，如彩虹雪岭；这里有孤松悬崖，有落日孤烟。鬼斧神工亦不及也。”

在苏轼的赞叹声中，米芾将这件钧瓷装入一个大红木箱，钉好盖子，贴上封条，举手示意。禁卫军立刻将其他瓷器当场全部砸碎。这时孔师傅突然抚摸胸口，手剧烈颤抖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封条上立时血迹斑斑。他近一个月来四处选材、指导诸多工序，这几日又监视炉温，昼夜不歇，老迈的身体已是极度透支，全凭烧出好瓷的心愿支撑着。现在看到心愿终于实现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口吐鲜血，慢慢倒在地上。苏轼、米芾上前大声呼唤孔师傅，孔师傅却木然不动，已经溘然长逝。苏轼试了一会儿孔师傅的脉搏，站起来悲痛地说：“元章，古人说干将、镆铔铸剑，十年不成，后以鲜血溅之方成，我起初不信，今日见了，方知古人不欺我也。”



苏轼和米芾帮着孔师傅的儿子埋葬了老人家，在墓前凭吊良久，才率领禁军押着瓷器赶回汴京。

来到皇宫外，驸马王诜迎着。王诜让米芾、苏轼等在外面，自己则带领禁军抬着内装瓷器的大红木箱来到御书房，请神宗御览。太监们从箱中取出钧瓷摆在御案上，华美娇艳的钧瓷令满堂生辉，引来神宗赞赏的目光。神宗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说：“真是宝物啊！驸马有功啊！”

王诜说：“微臣岂敢贪功。陛下，所谓釉色窑变，千变万化。红里透紫，紫中藏青，青中寓白，白中泛红，真真是画家笔拙，丹青难绘。太平盛世，物华天宝，得此宝物乃是皇上龙恩浩荡，上天瑞祥之兆。”

神宗小心地把玩着，接着问王诜如何命名这宝物。王诜早有准备，谦逊地说自己才疏学浅，给宝物命名力所不能及，并说自己此前费尽心力烧制钧瓷十窑十不成，此次苏轼到了禹州，监制有方，宝物方成。

神宗迟疑了一下，便命张茂则去宣苏轼觐见。苏轼进殿，叩见皇上。神宗命他免礼平身，并赞他有功。苏轼回答说：“谢陛下。为圣上出力是臣子应尽的本分，臣也不敢贪图其功。此功应归禹州老窑工孔效仁师傅，他已殒命于窑场。臣恳请陛下，予禹州官窑窑工孔效仁一家以安抚，以显陛下爱民之心。”

神宗准奏后便命苏轼为瓷器题名，苏轼说声“遵旨”，然后指着瓷器窑变图画中的一棵青松，说此有太后万岁不死之寓意，故以“寿松屏”为名甚佳。神宗击节赞叹，又命再题诗一首。苏轼看着寿松屏，略微沉吟，说：“臣却之不恭，陛下请听。何人遗下瓷屏风，上有水墨希微踪。不画长林与巨植，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青松。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，孤烟落日相溟濛。含风偃蹇得真态，刻画始信天有工……”

神宗听后大悦：“好！果真名不虚传，大宋第一才子非你莫属！朕很高兴，今日特许你与朕对坐而谈，凡事不必太拘礼！”神宗久闻苏轼对变法新政有话说，也想借这个机会，听听他对新政的看法。

苏轼谢恩坐下。听到神宗问及他对新政的意见，苏轼请神宗先恕他直言之罪。神宗笑着说：“今日你我君臣之间，可以敞开心扉，但说无妨。”





苏轼终于得到这一难得的机会，心中激动，略微沉吟，缓缓地说：“谢陛下。我大宋基业百年余，实属不易，太祖接受大唐教训，杯酒释兵权，行以文治，杜防割据，集权中央，威统四海，可谓洋洋大哉。然则太平承久，弊端渐多，兵多、官多、税多，致使天下积贫积弱。陛下欲维新图强，威加四夷，神明邦国，实为我大宋之福也，天下之幸也。然则要兴先王之业，实现陛下富民强国之志，现行变法不可取。”

神宗脸色不豫，隐忍不发，反问道：“以卿之意，该当如何？”

为引起神宗兴趣，苏轼说：“治大国分上、中、下三策。”

神宗果然问：“哪三策？”

苏轼说：“这上策是道法自然，无为而治；中策是纲常并举，有为而治；下策是劳师天下，夺民而治。”

神宗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上策如何？中策怎样？下策又是什么？”

苏轼说：“陛下，天下之事，朝廷有可管者，有不可管者；可管者不管则乱，不可管而管则锢。为政之道，就在顺其自然。所谓自然，就是天下的实际情况；所谓道法自然，必须按照国家的实际情况施政。无为而治呢？并非不作为，而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，顺势而为。说是无为，其实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，也就成了无不为。虽只有一道，但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此谓上策。”

神宗听了点头同意，只是觉得有些玄妙，让苏轼以实例相佐。苏轼便直接以现在施行的《均输法》为例，认为《均输法》就是政府管了商人的事，违背了商业的自然之道，成了与民争利的贩夫走卒。官商弊端甚多，仅增加众多官员经商一事，吃皇粮者倍增，官多之弊端又何以能除呢？

神宗对《均输法》之弊不置可否，接着问起中策。苏轼回答说：“中策所谓纲常并举，就是以法家和儒家常道并施，勇猛精进，刷新吏治，在祖宗的成法之上时维时新。”

神宗顿时欣喜不已，觉得自己现在推行的新政就属于勇猛精进、刷新吏治的中策，但询问苏轼，却得到否定的答复，苏轼认为现在的新政实是下策。

神宗为之大惊，很是不服气地说：“朕爱民之心，天日可鉴，岂是劳师